

一个空中战士的日记

一個空中戰士的日記

目錄

- 第一章 飛一架驅逐機
- 第二章 加入在凡爾登前線的第三十四獵擊隊
- 第三章 阿綿大進攻之役
- 第四章 一九一八年五月在索姆戰區
- 第五章 領導第三十五中隊
- 第六章 假期
- 第七章 美國人的攻勢
- 第八章 甘勃來變成戰區
- 第九章 佛日山間的閒散日子
- 第十章 在動搖的前綫上
- 第十一章 這是戰爭的結束嗎？
- 第十二章 結束

一個空中戰士的日記

胡伯琴譯

第一章 飛一架驅逐機

天下雨。一種連綿的毛毛雨。灰色的霧幕懸掛在謬斯流域上；被淹沒的草原上的水好像一面棕暗色的鏡子，帶着許多裂縫。

我們感覺厭煩了，凡爾登前線是沉靜的。大隊上祇有很少的飛機飛出去，而且在你得飛行的時候，故事也總是一樣的，你逗留在空中一些時候，依着偵察員所定的航向飛行，覺得好像一種高級汽車夫，於是你懶懶地默在營房裏，剪取報紙上的圖畫釘於牆頭，當你想到獵擊隊（德空軍的十二架單座驅逐機的中隊——譯者）的同袍們，一次又一次獲得勝利，就不由自己真真發怒了。

我也要充當驅逐飛行員。但是我必須等待到我的偵察員離隊去受訓。他前些時候已經請調，但是請求書之類必須走遙長的路途，常常比一個人的生命還長些。我們大家都想走——他去進一個驅逐學校，我去飛一架驅逐機。但是我們是合作慣了的，我不願他去跟舊生人飛行。這種合作隊伍的變動沒有有什麼好處；祇是常常引他們到迅速的摔落罷了。

因此我必須等待！我周圍的世界已經失去了所有的真實性。人老是做夢，陰沉的日子似乎愈加陰沉了。

最後！我的調動來了。

我在房裏大跳其舞，使我的忠實的牧羊狗華德詫異得睜大眼睛，連連狂吠，來附和我的開關的脚步聲。

我必須捆行李。我必須道別。我覺到走的衝動。雖則我必須離別許多好伴侶，但雖愁又怎能和飛一架驅逐機的快乐相比啊！

我為什麼這樣高興呢？

生活在這兒是美麗的，而且也有變化。幾乎每次飛行都是成功。我們看到砲兵的戰果，當獲得一次特別目標的直接命中時，覺得很快活。我們帶回照相而從照片上混亂的戰壕和彈穴中間去搜尋敵軍最近活動的蹤跡。在一處新砲兵陣地被發現出來時，我們高興得好像耶穌聖誕節的孩童們。我們是在協助步兵。我們到處爲人所需要，我們從空中觀察全部的戰場。幾乎每次飛行都是成功。

可是！我們有兩個人。

另一個人的是我的命運的夥伴，假如飛機發生了任何毛病，我們就大家陷入困難。偵察員信賴於飛行員的飛行技術，飛行員信賴於偵察員的警覺。一條血脈流通於飛機裏，往復於飛行員和偵察員之間。每一危險是分担的，同樣地影響兩個人。飛行員甚至在偵察員伸手指點以前，就知道什麼要來了。每一秒鐘是合作，每一點鐘是協力。然而——有東西在趕我走。

那並不是新奇的愛好，也不是成功和榮譽的願欲。那是我對於較好的飛機，較好的飛行，或許還要加上——對於孤獨的想望。

此外，也還有戰鬥的快樂。

我們在笨重的雙座機上有不同的目的，我們所打的仗是防禦的，迫不得已而應戰的。

但是戰鬥是驅逐機的主要任務。驅逐飛行員所喜歡的在他的戰鬥，在他的攻擊——不在他的殺戮。

他拿所有的一切來賭他的勝敗。

除非你有拿性命來賭的勇氣，

你將永不能信那性命成為你自己的。

我被送入伐倫與尼附近薩爾頓的第二驅逐學校。這是我的過渡期。

驅逐學校的食堂裏擠滿許多陌生人，但是我仍舊遇見幾個老朋友。場子上有許多不同型式的飛機。我祇認識少數的幾種；在我去飛它們的時候，它們對於我都是新的。

我們飛行又飛行。短途開始，進至編隊的長途飛行。我們射擊地靶。我們輪流地工作；我們一樣樣學習。

灰色的冬天天空不容許高空飛行，但是我利用所有的餘暇去飛足規定的鐘

點，使我能修畢課程而離校。這兒並不舒服，每個人都想在想他的新中隊；我們彼此仍很生疏。爲什麼我們要自討麻煩使大家熟識呢？沒多天我們又將天各一方了。

最後我學完課程而通過了考試，再過一些些時候，我又將在前線了。這不會長久的，我的調差或許祇是幾點鐘的事，至多也不過幾天罷了。

耶穌聖誕節到臨。在敵國領土上的又一次聖誕節，他們在彈備食堂開宴。我已經請准了假，因爲我願意獨自一個人過節。我將上布魯塞爾。

火車說是四點鐘過伐倫與尼開行。我在車站上等待。他們說火車是誤點了。沒有人知道要等多久，如果我離開車站，火車一定會到，我就要搭不到車了。

我在月台上走來走去。我不久就覺得無物可看；我已經讀過所有的佈告，也看過所有的圖畫，但火車仍不來。時間已經不早，夜幕已經降落了。

終於在八點鐘，火車開到了。好在布魯塞爾並不遠，我不久就會到那兒的，都市的光明和溫暖圍繞着我，我就能享樂人生的燦爛歡愉了。我爬進一個房間；它不很乾淨，坐墊是壞的，窗子是破的。一股冷氣穿過這房間，但是還有什麼關係呢？我不久就到那兒了。

我們上途。我靠在角落裏，夢到快樂的光陰。對面坐有一位中尉，裹在大衣裏睡着。我們前進了一個鐘點。火車突然停在曠野裏。等了很長的時間；火

車頭出了毛病，須等候零件。時候是十點鐘；我的一個歡樂的夜晚的希望逐漸消滅了。但是這是聖誕的前夜，一個人可以盼望一些特殊的事情的。

我開始和我的旅伴談話；自然我們就談到聖誕。在敵國領土上的又一次聖誕——還有幾次呢？我問我的同伴，他派駐在什麼地方。他答說他擔任後方勤務。他上前線為他的母親取一件聖誕禮物。他告訴我，說他不再適合於現役了。現在我看到他的一隻袖子是空的。

送他的母親的一件聖誕禮物？是的，幾輛車前鋪着他的死了的兄弟。他從墳裏將他掘出，正帶他回去，使他可長眠於本鄉的泥土裏。那或許是這位老婦人的最後聖誕禮物了——她的死了的兒子。我的同伴變成靜默。他是留給他的母親了——至少一部分——殘廢而喪失健康。

聖誕之夜——靜默。

一陣冷風打進窗子，使我發抖，火車又開駛，輪子又隆隆地滾過軌道。

我們在半夜到達布魯塞爾，一株裝飾漂亮的大聖誕樹立在候車室裏，上面點綴着許多燈。我默然地別離我的旅伴，步行到一家旅館。但是這時什麼地方都關門了；更沒有可吃喝的東西，我在某處地方爬進一張蔴生的冰冷的床鋪。

第二章 加入在凡爾登前線的第三十四獵擊隊

又是凡爾登。

我的新中隊駐紮在浮頓附近的歐諾斯，這地方距我的舊隊不遠。我遇見老朋友們，又是歡笑的世界。我張開雙臂，凝視那不久又將接受我的青天。我終於是一個驅逐飛行員了！

我的第一次訪問是看新飛機，一架蒲爾茲(Peltz)銀光閃閃地停放在棚廠裏，我撫拍座艙，玩弄那唱得好像梵亞林絃綫似的支絲。我的個人標識漆於飛機上——座位後面一條百合花和發動機罩上一圈百合花。

不久我們將起飛。

我已經把我臥室弄妥當，這時除了再飛行以外，更無其他願望。我不復想念家庭，而且在我的歡欣中間我幾乎忘却了戰爭。

我的第一次出動。

我們三個飛往前線。並沒有多少事好幹；我們是天空中可見的唯一飛機。熟悉的舊鄉野在我底下滑過。雲層高高地在我上面。寂寞的高射砲彈昇上來迎我們，映着成爲一個個黑點。太陽照耀於我的翼子上；我時時拍擊身旁的機件和撫摸飛機的外皮——恰似我慣常撫拍我的馬一樣。

又在回家的途上。我迅速地俯衝進厚積雲裏而跳躍過雲塊的柔軟邊緣，不肯相信我必須着陸。那正是一匹年青的馬，初次從暗廄中放出到夏天牧場上所感覺的。

我們每天飛行，我的快樂並不減低。我和我的飛機玩耍，在空中跳舞。不去想念周圍的世界，直到有一天巨人的冷臂伸出來想攫奪我的性命，太陽的歡樂的領土，爲戰爭的陰影所遮暗。

我們三個以很大的高度飛往前綫。我是在左邊，稍稍高出於我的領隊。突然，遠處有幾架飛機進入視綫。

慢慢地我們接近他們。一架闊大的雙發動機高德隆呈現在我們的前面，我們對他作一次快樂的攻擊。於是我瞥見一架法國驅逐機，差不多垂直地在我的上面。他飛在和我們相同的方向中，因此，看去好像是站直不動似的。我可以悠閒地研究他的飛機；座艙是漆成黑色的，每面有一個巨大的白色頭顱骨，同時紅白藍三色的圓徽也照耀於青碧的天空中。我對這美麗的景象感覺到高興，猶如盪舟湖上蜻蜓掠過身旁時所感覺的一樣。

突然我看見這法國人鑽過來；接着機關槍就在我後面射擊。我立刻就轉一個彎，但是我的敵人老是跨在我的頸子上，不久他的子彈就打中我的飛機：肩上一猛烈的一擊把我從座上向下推，剎那間我的飛機就變成螺旋。我把它改正出來，但是儘管一次次轉彎躲閃，鎗機聲總跟在我的後面，汽油濺出到我的腿旁；我的油量表告訴我已經失去了好些汽油了。最後射擊終止，我試行勘查方位，發見自己已深入敵境。我又轉彎而回家飛行，但是機關鎗又在我後面碰碰撞作

聲。

我的汽油已經告罄。我開啓應急油箱——謝謝蒼天，它仍舊是滿的——而彎彎曲曲地向北飛行。

我不關心我是否被擊落，但是我至少想回到自己的陣線，免得落入敵手。

身後的砰砰聲時斷時續，但是我不再見我的敵人，也不再看見飛機中彈。我終於越過戰線；後面有輕和的風。送着我回家，這樣一來，我便以最後一滴汽油到達飛機場。雖則因不斷的轉彎而生的眩暈還未全消，我禁不住感覺快樂。我檢查我的飛機。一共中了十六彈，兩彈打中油箱——它們會容易地釀成不幸的。一彈打去我肩部的保險帶，又一彈將帶扣的環子打到座位裏。於是我恍然於身後何以有連續的砰砰聲了。帶頭飄了出去，那應使帶子跨過我的胸口而縛牢的金屬扣不時碰在座艙上，這樣一來，我的興奮的心上，就產生了機關槍射擊的錯覺了。

我發笑，但是覺得難乎爲情。我從這次戰鬥中得到大教訓，我明白我自己幾乎因爲新手的無知和粗心而犧牲。在驅逐中隊的最初幾星期常常是最危險的。新的和不習慣的事情是這樣多，一個人常常忘記給予必要的注意。不是因爲地形生疏而花費過多時間去俯察地物，便是因爲飛機不熟悉而多費精神於駕駛操縱。一個老資格的，有經驗的敵人極容易看出這些困難；他祇要求一個突然

的攻擊，就可結果這新手的性命。

我認識這鄉野，而且在我的舊隊上曾贏過幾次戰鬥；再者，我已經習慣於飛我的新飛機。然而我竟曾受到意外的攻擊。這是我的發端時期，這時期是每個人必須經過的，伴着來的是不可避免的危險，那些危險或者造成一個飛行員，或者毀滅一個飛行員。

突然之間我又想到戰爭。我的玩耍時期是完終了，現在每次飛行都成爲一種義務和責任。以前我認爲鎗是飛機上的一種累贅，但是現在我却覺得，我的機翼不過是爲着載帶機槍而存在的。

飛行不再是一種遊戲而是當然的事業，攻擊敵人已變爲我的唯一生活了。飛行又飛行。

前線平靜；敵人的空中活動不多。在我們底下的地面逐漸變動形態；最後的雪片已經消滅，謬斯峽谷中的叢藪對我們射出血紅的色彩。伍維里森林的樹幹不再映雪矗立，而是調和於地面景色中了。天從萬千積水的彈穴內反照出來。萬千的舊彈穴和萬千的新彈穴。

底下戰事事仍舊在進。

上面我們並不多見；我們掌握住天空的自由，使我們的工作飛機能够飛行無阻；我們和抱着同樣目的的敵人打仗。

這對於我們常常不大容易。法國飛機不大出現，我們常常飛行深入敵人戰線後面去捕捉敵人。法國人祇在數目上佔優勢時才肯打仗，而且就在這時候，他也不是勇往直前的，不久就脫離了戰鬥，他通常企圖用奇襲的攻擊去求取勝利。

阿奇（高射砲彈——譯者）迎着我們狂吠。

格拉斯桓克農場和其三角形的樹林缺口消滅於我的翼後。前面躺着凡爾登。天空是晴朗的，除了高高低低的阿奇爆炸。所成的黑煙外。

現在凡爾登在我們的底下，黑色的和白色的彈烟圍着我們跳舞，它們從虛空跳出，而突然呈現於我們前面。

凡爾登落在我們的後面，杜愛蒙出現於我們的右翼外。高射砲的彈幕射擊變得更為濃密。爆炸所激起的空氣壓力在我的機翼上撕扯，彈煙的渦流像雲似由飄過身旁。老是新的爆炸……愈來愈多。

太陽照射在謬斯河的陰暗的水上；一條明亮的山脊向上耀光——三〇〇號山。

高射砲高時低地射擊；幾塊破片打到我的翼子上，到處是黑色的和白色的彈煙。在我們的身後有一長條的碎雲——它被敵人利用為測距器。

一座灰色的山在我們的前面現出，崎嶇破碎——霍姆山。凡爾登現在遠遠落

後，太陽是在我們的背後。

有東西閃過我們的上面；一對翼子顯露，接着又是一對。兩架，三架，六架，十二架飛機。我們終於被他們發見了，阿奇一齊消滅。機關鎗卜卜，軋軋，飛機俯衝，擡昇，繞圈子——於是一切又是靜默。

現在我們是越過戰綫。阿奇又開始射擊。我四顧尋找我的伴侶們，看見領隊。但是另一架是失蹤了。

我們搜索這一帶鄉野。

一片雲影橫陳在彈穴的田間，在戰綫之間，霍姆山上，躺有我們中隊的一架破飛機。

我們向家飛行。彈雲已經消滅，一座灰色的山在朦朧中間消退——霍姆山。我們爲這殉國的同袍舉行葬禮。一隊巡邏步兵發現見了他，而將他帶了回來。因此，他縱然陣亡，却仍能回到隊上。

他跟我們在一起還不到二十四小時，昨天黃昏他才來到，我們在歡迎他的晚餐席上，就覺得很歡喜他；他和我們很配合得來，今晨他得到分派給他的飛機，親自監督工人，漆上個人標識，高興非常。於是他飛入空中，帶着和我們全體所感覺到的同樣的企圖與願望。

但是他的飛機已摔爛在霍姆山上。自從他參加我們以來不到二十四小時！

許多軍官從根據地和附近的部隊來到他的墓上，參加葬禮。牧師的致辭在靜默中發出回聲。遠處高射砲聲到達我們的耳鼓，一道金色的雲遮沒黃昏的天空。

我坐在一間舒服的房裏。外面溫暖的小雨下個不停，春雨。泥土蒸發的氣味飄入窗戶，草木一齊透出嫩芽。大地深深呼吸她的第一口氣。我們的飛機場已變成一片沼澤地，機輪常常被水浸到輪軸。濕雲覆地，蓋沒了頂小的山頭，不露絲毫縫隙，讓我們爬往前綫。

雨沙沙地在下，我們在休息。

生活，在食堂裏是很歡愉的，有音樂，有歌唱，有遊戲，甚至還有人沉湎於酒，人們仍舊離在比利士購買許多東西。昨天我們站在滿籃的牡蠣前，今天我們坐在豐盛的碟子前，吃得像地洞裏的老鼠一樣。我們的食品，自從得到一位女廚子以來，總是質料精美而又調製合味的。

一位真的，正式的女性廚子！那正顯示出在戰爭中什麼事情都能發生的！許多年青些的人都從隊中調往步兵部隊。餘留下來的人全部要擔任飛機的保管和機場上的任務。這就影響到炊事和個人的勤務方面，結果不得不力求經濟了。

但是在浮頓根據地却有若干輔助工人，他們是從國內派出來的，其中有幾

位女性，担任辦公室的打字，或縫衣工場和倉庫裏的助手等勤務。某天有一位女性來到我們這裏，自薦爲我們的廚子。

我們都驚訝而震動。於是舉行了一次嚴重的軍事會議，有許多的提議和反對。總司令部對於一次新進攻的決定，恐怕也不會有更多的考慮吧。

一個女廚子在一個獵擊隊裏！

前綫中隊僱用任何女性，原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們終究還距前綫若干路，而且她也不致比在辦公室裏感受更大的危險。因此我們決定讓她試試；和根據地的接洽很快得到通過，由打字組的調差也辦妥，於是女廚子就壯嚴地進入我們的中隊。

她已不是妙齡少女，這是好的，她並不美麗？這更是好，但是她對於我們炊事人員却發生了很好的影響。突然之間，盆碟光潔，刀又雪亮，刀上再也找不出些微鏽斑。抹布洗滌更勤，變得這樣精潔，竟無從再嗅出前週所吃湯汁的氣味了。隊的男性沒有一個願對這女廚子顯露弱點的。

我們僱用女廚子的事情，自然傳說了出外，訪問者從一切鄰近的中隊和大隊的光臨。每個客人盼望一些特別的事情；他的眼前浮出一個窈窕的身材，帶着動人的髮髮，美麗的圍裙等等幻影。他們都相信廚子的名目不過是某種極不正當的事情的煙幕罷了。當他們看見我們這位有身價的好廚子時，個個都失望

了。

這許多來賓糟蹋我的藏酒。那是唯一的缺點，此外我們都是完全滿意的，我們對於這位新增加的人員，不曾有一分鐘的追悔。

仍然下雨，已經下了好些日子了。

小茅莠長在草原上，頭批的款冬也在山頭開花。春的氣息飄浮於地面，我們的靈魂充滿預感。某種事情即將發生，我們都不自覺地知道變動的到來。

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 請假一停律止。我們所寫的信件必須經過一位檢查員的檢查。那意思是說世界的這一部分將有一次大進攻嗎？還是我們將有轉移呢？念頭在我們的心裏打轉；我們在食堂裏討論一切可能的發展，並且夢想未來的種種勝利。

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 我們奉到候命轉移的命令，原來我們要走！我們的希望變成歡欣。我們將離開凡爾登——到一新戰綫——或許到英國人所飛行的陣地——或許到大規模進攻的戰場——是的，一定到大進攻的地方！

而且不久就會實現的。獵擊隊常是派遣於進攻的最後增援。

我們的行李已經捆好。祇留下最少數的必要飛機備用。其他一切都已收拾起，準備隨時裝運。

我們腦裏充滿了關於新作戰地區的想像，許多手指在地圖上移動，白費勁

地想確定我們的新飛行地帶。唯一可以確定的事情是我們將離開，而且就是這件事也不能絕對確實。它曾是一種惡作劇的。

一九一八年三月八日 通信禁止。一封信或一張卡片都不許送。事情是愈來愈緊迫了。

等待變成一種痛苦。最後一批飛機也已拆開。貨車已收集於附近的車站。一列火車正在配掛；或許就是給我們用的我們不相信所見的一切；它曾是一種惡作劇的。

等待和希望！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一日 中隊上火車。

運貨汽車將飛機拖到側線；軍火和零件的箱子消失於貨車裏面。我們的行李也拿去了。火車準備開駛比我們所想像的來得快。我們道過別，也吃過最後的夜飯。我們不大聽見所有的演說和對我們的將來的祝詞，因為我們的心已經走遠了。

我們最後經過熟悉的街道。汽車把我們全體送到月台，於是裝上火車，作為最後一批的貨物。我們進入分派給我們乘坐的車輛中。列車發出一陣輕和的震動，它開始駛離車站。燈光消滅，黑夜遮斷我們的視線。車輪隆隆地滾行，但是我們不能知道我們要向何處去。